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



国际问题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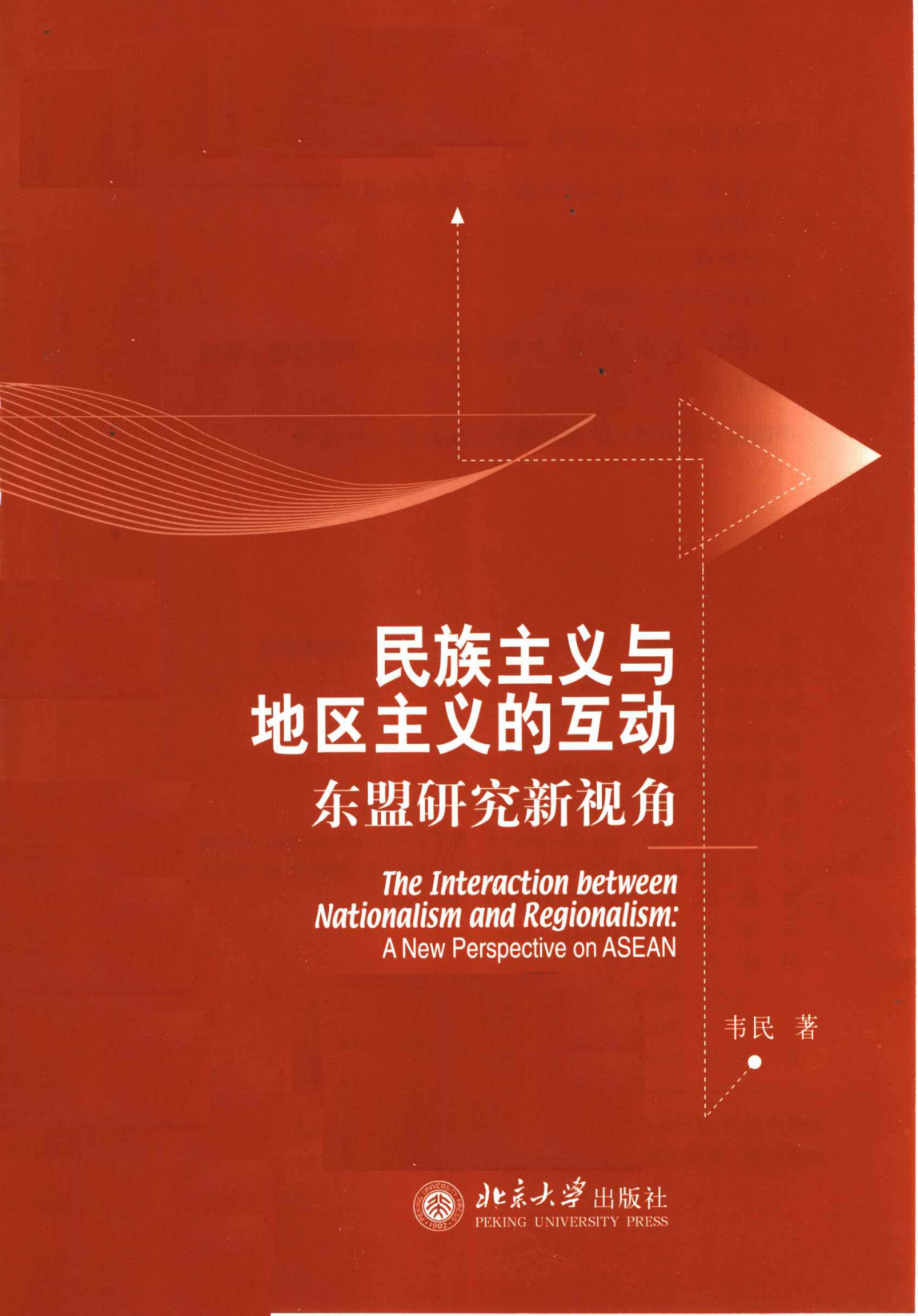
民族主义与 地区主义的互动 东盟研究新视角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A New Perspective on ASEAN*

韦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民族主义与 地区主义的互动 东盟研究新视角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A New Perspective on ASEAN*

韦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韦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国际问题论丛)

ISBN 7-301-08400-5

I. 民… II. 韦… III. 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际问题-研究
IV. D8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576 号

书 名: 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

著作责任者: 韦 民 著

责任编辑: 周 婧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400-5/D·10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125 印张 28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韦 民 湖北浠水人,法学(国际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东盟研究、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等。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及“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

序

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也称“地区一体化”)是世界范围内十分重要的两股思潮和突出的国际现象。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是由来已久的,当前更加普遍地引起国内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者们的重视,而其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开阔。地区主义的研究尚处在起步的阶段。随着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地区一体化的实践也正在加速推进,人们从欧盟、美洲国家组织、东盟等的发展中看得很清楚。这使研究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面临着新的、更多的挑战。可喜的是,学者们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绩。目前,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地区主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很多,可以深入挖掘,以便求真务实,利于指导实践。例如,探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本书是韦民博士就上述问题多年潜心研究所得的成果。从内容上看,我认为有不少可贵之处,这里简要指出两点:一是作者把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很深入、透彻,因而有说服力。一般认为上述两者之间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着的。民族主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而地区主义则主要是主权国家间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展开区域性合作的思想 and 行动。从上面的界定来说,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区别。但又可以看到,“民族”这个概念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人们共同体:较低层次的,是指民族国家的国内民族(ethnic group);国内民族认同的高层次的人们共同体,正是孙中山先生过去提出的“国族”(state nation),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埃及民族等。这里提到的民族主义恰恰是指高层次的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因此,它同地区主义之间又存在着相互联系的一面。韦民的研究不就此止步,他博览群书、联系实际、穷根溯源、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把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扎扎实实地提高了一步。韦民在本

书的内容简介里把新见地作了下述概括：一方面指出“与主权国家共生的民族主义现象是分析与探究国际问题不可忽视的理论视角”，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对“民族主义提出了相应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强调指出，国家间民族主义的利益互动塑造了“地区”，而“地区主义的演进同时也在推动民族主义的再界定”。

二是作者为避免单纯的理论研究流于空洞且不着边际，又对自己较为熟悉的东盟作为个案进行剖析，以增强立论的说服力。据我所知，述及东盟问题的研究，近些年来发表的论著还是有一些的，但大多是从成员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来探讨，还有从冷战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从“成员国民族主义间及其与地区主义的互动过程”来解读东盟发展进程，倒是鲜为人见的创新。作者在此基础上解说了“东盟方式”的概念，认为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关系是判断东盟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视角。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本书是韦民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东盟研究新视角：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基础上修改、补充后写成的。在论文答辩会上，到会的各位专家对该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自然对文中的不足也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希望这篇论文能早日公开发表，以便交流、促进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

我认识韦民博士已有 11 个年头了。他在北大亚非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师从杨保筠教授，后留所当助教、讲师至今。韦民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乐意助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和后来修改期间，真诚地向梁志明教授、杨保筠教授、林良光教授、张振国教授等各位专家请教学习，深得教诲。应该说，这得益于他那谦虚谨慎、学而不倦的精神。

作者对我诚恳地说，本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有的地方还需进一步提炼。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认为，能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是今后取得进步最好的前提。我热忱地期待着韦民博士继续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目录

序	陆庭恩(1)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核心概念阐释	(5)
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核心内容	(17)
四、主要思想与论证框架安排	(29)
第一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国家与地区主义	(33)
第一节 全球化及其语境下的民族国家	(34)
一、全球化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34)
二、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应与全球治理	(44)
第二节 全球化与地区主义	(52)
一、全球化与地区主义的互动	(52)
二、地区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	(58)
本章结论	(70)
第二章 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	(72)
第一节 国际关系语境下互动关系的理论架构	(72)
一、国际关系理论导入民族主义的必要性	(72)
二、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互动的理论框架	(79)
第二节 国际体系变迁中的民族国家与地区	(89)
一、全球变迁的三个模式	(90)
二、国际体系内的国家与地区	(95)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地区建构	(97)
一、国家利益的争论	(97)
二、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103)
三、国家利益与地区建构	(108)
第四节 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	(109)
一、认同与集体认同	(109)
二、从民族—国家认同到地区认同	(115)
本章结论	(124)
第三章 东盟的发展进程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	(129)
第一节 东盟的发展进程概述	(130)
一、东盟的总体评价	(130)
二、东盟国家的基本特性	(132)
三、东盟的发展阶段	(139)
第二节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	(146)
一、民族众多而复杂的东南亚	(146)
二、东南亚的国内民族主义	(149)
三、东盟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	(153)
本章结论	(158)
第四章 国际体系、全球化与东盟的反应	(160)
第一节 两极对抗时期的东南亚	(161)
一、美国支配时期(1945—1968 年)	(163)
二、美国力量下降的时期(1969—1977 年)	(169)
三、中美协作时期(1978—1985 年)	(172)
四、三角竞争时期(1986 年—冷战的终结)	(178)
第二节 全球化对东南亚的影响	(181)
一、作为一个发展战略的全球化	(182)
二、全球化发展战略对东盟的影响	(187)
第三节 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东南亚	(192)
一、东亚地区主义的几种形式	(193)
二、复兴中的中国及其地区合作政策	(199)
三、日本的地区合作政策	(202)

四、全球视角的东亚地区主义	(206)
本章结论	(213)
第五章 国家利益、地区认同与“东盟方式”	(216)
第一节 共同利益与东盟的发展	(216)
一、东盟成员国的互动与共同利益的建构	(217)
二、东盟与成员国的国家利益	(221)
三、地区合作与政府合法性	(231)
第二节 共同规范与地区认同	(238)
一、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端	(240)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	(243)
三、军事合作的双边形式	(246)
四、地区自治原则	(249)
第三节 民族主义与“东盟方式”	(250)
一、“东盟方式”的内涵与成因	(250)
二、国家间互动进程中的问题与冲突	(261)
三、经济合作与“东盟方式”	(267)
四、“模糊”战略与大国平衡战略	(275)
本章结论	(285)
结 语	(286)
主要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311)

表格目录

表一	三大中心地区经济数据统计表(2000年)	(12)
表二	东盟10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1979—2000年)	(135)
表三	东南亚各国基本情况	(147)
表四	东南亚国家主要发展指标	(184)
表五	东盟国家的全球化程度	(185)
表六	东盟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	(186)
表七	东盟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ODA)	(186)
表八	10个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的 相关系数(1971—1998年)	(208)
表九	东南亚地区发生的海盗袭击次数 (1995—2000年)	(221)
表十	东盟10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例(1970—1999年)	(272)
表十一	东盟地区内出口贸易量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1970—1999年)	(272)

一、问题的提出

东南亚地区(Southeast Asia)是一个历史文化多样、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巨大的地区,民族主义一直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战后初期,像其他发展中地区一样,该地区国家间的分歧与冲突时有发生;新兴的民族国家面临着国家认同、经济建设、政治稳定等多重挑战。人们对该地区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甚至将其贴上“东方巴尔干”、“多米诺地区”等标签。但是,伴随着地区主义的兴起、东盟的建立及其成长,成员国共同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缓解并逐渐消除了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热点”地区,东盟也成为发展中世界地区组织的杰出代表,在国际体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不可否认的是,地区主义在东盟国家迅速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其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都很突出的地区,地区主义是如何获得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动力的?各国的民族主义又是如何相互调和与妥协的?“地区”又怎样影响成员国的观念与政策行为?全球化对于任何民族国家而言都是共同的国际语境,作为一项因应全球化的国家政策工具,地区主义在世界上各具特色,其成效也大相径庭。因此,地区主义进程深层次变迁的动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的东盟是如何获得动力和活力的?民族主义间的互动如何塑造该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行为方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个组织的

建立、发展和运作方式,理解“东盟方式”的必然性和现实性,更好地把握该组织的发展轨迹。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是我们研究东盟的新视角。其主旨是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民族主义潜能巨大的东南亚,地区主义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地区主义进程之中,民族主义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对地区一体化又有什么影响?概而言之,如何判断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东盟发展之间的关系。

历史的演进已经将我们推向一个无所不包的全球化进程之中。这个进程丝毫没有停滞的迹象,相反,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主权国家政策的不断变迁,这个进程一如既往地加速前行。全球化是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人员、产品、服务、观念等要素的广泛流动及其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家主权观念、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等因素获得了重新界定的重要语境,而且意味着国际体系结构形态与性质的可能变动。全球化的普遍性及渗透性要求每个国家、乃至每个人都要参与到这个进程之中。“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或“两面性”等话语都形象地说明了全球化的特性,那就是,全球化既可以成为维护或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又有可能成为不公正、不平等、不均衡的重要媒介,甚至成为破坏国家稳定、影响世界和平、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加剧国际犯罪的新平台。全球化衍生的各种后果取决于国家与国际社会反应的方式及其效果。在国际关系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互动既是全球化的“形成者”,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者”。国际社会从来都不是均衡的体系,国家之间也从来都不是相互“平等”的行为体。国家间在包括规模、人口、历史、文化、制度、实力等要素上的巨大差异使我们拥有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也孕育了它们之间的误解、分歧、竞争乃至对抗。作为民族主义主要标志之一的“差异性”甚至是全球化演进的内在动因。全球化是每个国家面临的共同语境,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们具有共同的结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影响或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主权国际体系中,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键行为体,是民族主义得以体现的核心载体。民族

主义所关注的国家利益、主权观念在全球化语境下必须重新加以界定,这样,国家这个民族的最终代言人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才能在竞争的国际体系内生存与发展下去。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应主要有两种途径:对内强化国家意识,调整国家制度安排,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以双边、多边的集体力量应对全球化。对于前者,民族主义是不可或缺的政策选择;对于后者,地区主义正是民族国家因应全球化的重要战略之一。

地区主义是民族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政策工具。显而易见的是,地区主义的行为主体,或者说“地区”的主要建构者是民族国家。没有国家的参与,便没有所谓的“地区”或地区主义。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作为国家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作为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之一的地区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国家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国家主权至上,国家边界是划分民族的界线,国家是集体认同的最高形式,是效忠的最高对象。为什么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允许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允许将地区利益、全球利益纳入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再界定之中?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外延并非僵化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变迁。但是,在国家的地区化政策制定过程中,民族主义是如何重新界定的?国家建构的“地区”又是如何影响民族主义的?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探求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是探究民族主义变化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为与现代主权国家相共生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国内现象,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现象。在全球化迅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国际语境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国际维度显得更加清晰和必要。因此,民族主义不仅应该是探索国内政治的主要理论工具,同时也应该成为分析国际问题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分析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相互关系,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内政治的狭窄范围内,而应该将民族主义引入国际关系语境。在国际关系领域,由于“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这个原理的作用,国内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国家而获得了其国际意义。但是民族主义的这个活动路径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却难以成为跨国主义的基本分析途径。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

关键行为体,它也是界定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民族主义概念的惟一单位。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关系语境下构建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互动关系的理论架构?全球化的国际现象在该理论架构中的角色是什么?在国际关系学中导入民族主义因素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寻找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点的重大课题,要求在对二者的形态和实质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探索出其互动的关键机制。这对于进一步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性质及地区主义的走向、对于重新确立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学的意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演进,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同样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国际现象,它们对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三者间的同步式演进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同时也说明了它们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而更可能是兼容的、互动的。这个客观事实也要求我们对传统的民族主义概念进行再界定,也要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严肃的探讨。这对我们在变动的国际背景下深入理解这三个重要国际现象的发展规律来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普遍性问题。这或许也是本课题的另一个理论意义。

东南亚国家都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的相互交流频繁而密切。中华文明对这个地区影响巨大,在该地区的文化传播及彼此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①。东南亚是拥有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有3000多万人,而东南亚地区就有2500万人。^②战后,东南亚地区由于其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成为影响我国安全的重要区域;该地区的国际格局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环境的好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其不断融入到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加速了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关系,甚至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规划与推动)。东盟的形态与性质对于中国的“民族复兴工程”来说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东盟的稳定、

① 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 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性质都是我们“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政策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深入剖析这个对中国国家利益关系重大的地区组织的实质、成员国与地区组织的关系形态、运作规律与演进轨迹等问题,对于我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政策无疑是有所助益的。这或许是本书的又一个重要现实意义。

二、核心概念阐释

(一) 民族

民族(nation)是历史演进的产物,现代民族与主权国家共生。现代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它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现代民族既是国内政治经济的产物,同时也与国际体系的变迁密切相关。“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①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进程中,主权国家取代了领土国家,人民主权逐渐代替了君主绝对权威,大众文化替代了精英文化,等级制让位于平等自由的理念。世俗的、大众的、参与的新型社会文化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流动的、可以彼此替代的公民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要条件。因此,国家的功能和作用必须重新界定:绝对君主制的传统国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国家的组织、教育、激励的各种机制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而且是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竞争的必然要求。在现代民族形成的进程中,主权国家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国家的作用与力量获得空前发展。

民族是在差异性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民族是一个由众多被动员起来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相信自己由于一些不同于外部人的特性(在他们的观念中)而联合在一起,他们努力构建或维持自己的国家。这些个人具有共同意识,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群体核心符号培育出来的差异性、甚至独特的情感。当这些符号与外部

^①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0—301页。

团体相比不再表现出实质性差异时,民族也就停止存在了。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相距遥远的民族同胞身临其境地共同分享这些符号,进而产生民族同胞相互依赖的各种预期行为。除非代表这样的团体,否则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就将遭受质疑。一个民族是希望实现自决的一个人民集团。

总体而言,民族具有这样几个基本属性:(1) 民族是历史进程的产物;(2) 民族具有地域性;(3) 民族具有文化集团属性;(4) 民族与国家是共生关系;(5) 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民族的国际性越来越突出。民族特性的多样性导致对民族的界定各异,侧重点或视角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概念。界定民族概念必须遵循这样的基本认识:(1) 世界由各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自の个性、历史和命运;(2) 民族是政治权力的惟一源泉;(3) 民族的忠诚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忠诚;(4) 为了自由,每个个体必须属于某个民族;(5) 每个民族要求完全地自我展现和独立;(6) 全球和平与公正需要一个由独立民族组成的世界。^①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的理解说明了民族在国际体系下的地位、功能与意义。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将民族划分为以下几种形态:(1) 文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界定民族的重要方面,共同的文化塑造了共同的心理特征,是集体认同的基础。(2) 政治民族。这个民族概念强调了其构成成员的法律身份,公民(citizenship)政治地位是民族归属的标志。安德森对民族的界定就代表了这种视角:“它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 (3) 国家民族(state-nation)。这个概念强调国家对于民族的意义,国家是民族建构的前提。以国家为界线可以将民族划分为国内民族(domestic nation)和国际体系下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在国际政治语境下,国家是民族的代表,国家政策和国家利益就是民族意志的体现;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的,其内涵当然就是国家属性。民族主义的活动

^①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Polity Press, 2001), p. 22.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机制反映在国家间关系的互动进程之中,利益的竞争性、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力量的差异性、对外政策的不同以及观念的各异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动因。概言之,国家间的“差异性”是民族主义存在、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源泉,而现实利益、观念和政策行为的互动是民族主义形式与内涵不断变迁的基本要素。在国际政治语境下,“国家—民族”(或国族)概念的引入是必不可少的。在国际关系语境下,民族的界定是“国家—民族”,这是在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解说民族主义的基本出发点。(4) 地区民族(regional nation)和世界民族(world nation)^①。在主权国际体系以及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的界定应该导入其国际性。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兴起使民族国家的疆界逐渐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排他性,主权的让渡也使地区组织和全球组织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们对这些国际机制也逐渐产生了程度不一的认同。但是,划分民族的核心原则有二:一是差异性,即根据某种标准区分出“我者”(us)和“他者”(others);二是认同的排他性,即对忠诚最终归宿的取舍。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依然是认同的最高形式和忠诚的最高对象,地区主义和全球化战略只不过是促进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它们不是国家的替代物。事实上,所谓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都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对象和结果。地区和全球可以被纳入国家利益、观念、政策和行为的架构内,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们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构成决定性的挑战。可以断定:只要主权国家的理念及其制度框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地区民族乃至世界民族的说法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类梦想。

(二) 民族主义

像其他许多术语一样,民族主义的内涵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它最初的涵义只不过是代表排外、对外扩张的思潮。据霍布斯鲍姆考证,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19世纪末首次出现时,是用来形容法国和意大利的若干右翼思想家群体的。这些群体激烈地挥舞国旗,反对外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支持其本国的侵略性

^① 甚至还有“发展中民族”、“不发达民族”、“发达民族”、“东方民族”、“西方民族”之说。